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叶浩生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南京 210097)

摘 要 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心理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接受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维的和历时的。它习惯于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寻找某些“中心”或“标志”,并假定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主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强调了历史的社会建构特性,认为心理学史叙述的并非一种“客观实在”,而是史学家的一种话语建构。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使得心理学史家更明确的意识到历史知识的主观性,有助于心理学史家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问题,正视文化视角造成的认识差异,因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 历史编纂学,心理学史,后现代主义,客观性,主观性。

分类号 B84-09

后现代主义是影响当代西方心理学的重要理论思潮。在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领域,后现代思潮也给心理学史研究、心理学史著作的写作带来深刻的思想变化。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所追求的那种线性的、积累的、进步的和客观的历史观受到严肃的挑战。本文分析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传统特征及其困境,指出后现代主义给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讨论后现代主义冲击的意义和局限。

1 传统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及其特征

自美国心理学史家 E·G·波林 1929 年出版《实验心理学史》以来,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已经走过了近 80 年的历程。在这段历史时期,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采纳的是科学主义模式,追求的是历史客观性,试图在光怪陆离、纷繁庞杂的现象背后发现心理学发展史的“客观结构”,再现心理学历史的“真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是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典型代表。在这一项工作的初期,尽管波林意识到编纂一部“客观”的心理学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铁卷浩繁的历史资料中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本身就反映了心理学史家的主观性,不可能完全客观,但是波林仍然认为他的工作尽可能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反映了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心

理学发展的客观历程。也正是因为波林这一工作的“客观化”色彩,《实验心理学史》成为心理学史家的经典,以至“即使是吹毛求疵的心理学家,其中也没有一个大胆的批评家会起而否认波林这本历史是一部经典著作……任何人似乎都难于再认为有必要去编著一本象波林的这本书那样精确而有决定性的早期实验心理学史。”^[1]

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客观主义倾向同科学心理学创立以来出现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是一致的。1879 年,冯特借鉴实验生理学的模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至少在低级心理过程的研究方面,冯特是主张贯彻经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随后,艾宾浩斯、屈尔佩等人把客观的实验研究方法贯彻到记忆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领域,完成了心理学的第一次自然科学化进程。1913 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而且在研究对象方面向自然科学靠拢,公开宣称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纯客观的实验分支”。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进程促进了心理学各个领域在自身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客观性。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早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追求的是运用科学方法,发现和描述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在这

收稿日期:2007-08-17

^{*}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04JYA001)。

通讯作者:叶浩生, E-mail: yehaosheng@yahoo. cn

一过程中,审慎地处理史料,建立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

20 世纪初期至 60 年代左右,有关心理学历史的编纂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如兰德(Rand, B)的《经典心理学家》(1912)、霍尔(Hall, G. S)的《现代心理学的建立者》(1912)、布莱特(Brett, G. S)的三卷本巨著《心理学史》(1912 - 1921)、鲍德温(Baldwin, J. M.)的《心理学史:框架与解释》(1913)、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1929)、墨菲(Murphy, G)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1929)、弗洛盖尔(Flügel, J.)的《心理学 100 年:1833 - 1933》和查普林(Chaplin, J. P)等人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1960)等等。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这些工作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是却分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第一,接受真理的符合理论(correspondance theory of truth)。由于受到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影响,任何研究若要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都必须按照自然科学的真理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若要确立自己在心理学中的合法地位,则必须依据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标准,追求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的“一致”和“相符”,“如实地”描述历史事件,“真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批评考证、不偏不倚,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心理学史家确信心理学发展史研究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主题,心理学史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的真相,心理学史家总结出来的理论和叙事必须与历史的事实相符。历史的真实虽然不能直接为史学家把握,虽然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选择的结果,但是心理学史的最终目标是历史的客观知识,追求的是与历史事实的相符。就像实证心理学的目标是探求与心理事实一致的概念和知识一样,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追求的是“像实际发生的那样”描述心理学的过去,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排斥任何想象和建构的成分。

第二,心理学的史学家相信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维的(one - dimensional)和历时的(diachronical),后续的事件或理论观点是前期事件或理论观点的延续或逻辑上的展开。整个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个完整的序列。所以相对于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的主观模式必然导致其对立面的出现,行为主义是心理学的主观模式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此外,一维的和历时的历史观必然相信心理学的发展史是连续

的和有方向的,即心理学的过去是不完善的和处于初级阶段的,心理学发展史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例如,早期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是不完善的,这种哲学的心理学必然为科学心理学所取代;冯特的元素主义是不成熟的,格式塔心理学的出现是德国心理学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一维的和历时的历史观使心理学史家相信心理学的发展史是有规律的,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一个事件的发展会成为后继事件的原因,心理学的一个流派的消亡为另一个流派的崛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心理学史家虔诚地相信,心理学的发展有着一个预设的终极目标,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心理学史家习惯于区分“进步的或积极的”和“落后的或消极的”力量,把进步和落后、积极和消极绝对化、简单化,心理学的发展史成为提炼促进心理学“发展”、“进步”力量的编年史,抹杀了心理学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复杂和多样性。

第三,习惯于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寻找某种“中心”或“标志”。这些中心和标志往往被固定为心理学史的“界碑”。以这些界碑为划分的依据,心理学史上的人物和流派、活动和事件被区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中心和边缘。冯特 1879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心理学的实验室。这本来是 19 世纪下半叶心理学产生过程中一个并不引人瞩目的事件,因为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早在 1875 年就在哈佛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但是经过心理学史家波林的宣传与强化,莱比锡实验室成为科学心理学建立的标志,其他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建立过程中作出的贡献都成为边缘事件。寻找心理学发展史的“界碑”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心理学史家更关注所谓的“主流”,即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喜欢考察作为主流的实验心理学的更替和演进,“非主流”的心理学,如临床的和应用的心理学往往受到忽略。由此相关的另一个结果是,“界碑”的确立往往赋予了西方心理学历史以一种优越的地位。既然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以西方心理学的某些事件作为“界碑”的,那么西方心理学就成为世界心理学的中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心理学史就成为被大海裹挟的泥沙,成为心理学史的“边缘”。

第四,假定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主题。古希腊罗马的心理学尽管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那时的心理学家

(即哲人或思想家)所面对的心理现象同现代人面对的没有什么不同;古代东方人的心理从形式上来说同西方的现代人的心理也别无二致。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具有种类相同的认知、情感、思维、记忆、人格和气质等心理形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心理学史家习惯于把西方的和现代的作为标准,用以解释古代的和非西方的。其结果是,一方面造就了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心理学历史编纂学领域的“现在主义”的盛行。现在主义不仅根据当前的态度和价值观解释过去,而且认为以往的一切都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因此,现在主义在探讨心理学发展史的过程中,总是倾向于认为现在的心理学是正确的,写出的历史如果不是吹捧现在,就是对现在的肯定和认可。

2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开始挑战传统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合法性。1985 年,美国心理学家格根(Gergen, K)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运动》一文,宣告了后现代心理学的产生^[2]。后现代心理学主张“心理是社会的建构”,颠覆了心理现象作为一种“精神实在”的本体论地位。加拿大心理学家丹茨格(Danziger, K)把后现代心理学的社会建构论原理贯彻到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领域^[3],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开始了它的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70 年代之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挑战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实证主义作为科学观和方法论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责难。在历史研究领域,后现代倾向的历史学家反对那种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整理史料的实证史学,认为:“这些新的取向以不同的方式都强调了数量化和社会的科学理论,追求新的客观性。然而……这种研究注定要遭受挫折。”^[4]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稳定的,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借助人工环境再现其变化的进程,但是历史事件不具备客观的稳定性,史学家不可能在现实中重复历史事件的进程,只能借助于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相关的话语,通过叙事和想像等手段建构历史。因此,历史学不具备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从“实在是社会的建构”这一命题出

发,历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质疑实证史学观,相信历史是史学家建构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史学观深刻影响了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丹茨格、克兰兹(Krantz, D)和史密斯(Smith, R)等心理学史家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其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中^[5~7]阐述了后现代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观点:

传统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假定了历史是一个“客观实在”,心理学史家有如科学家,他的任务就是凭借史料,透过琐碎的历史事件,去发现心理学发展的“客观”事实。当然,早期的心理学史家也注意到历史的主观性问题。他们意识到史学家的主观性会影响到心理学史的写作,不存在一种“客观”的心理学史,另外,他们也意识到心理学史家的文化历史背景、学术氛围和时代精神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此指出客观史学的不可能性。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并非仅仅承认历史研究中主观性的存在。后现代倾向的心理学史家凭借社会建构主义的原理,强调心理学史并非一种“客观实在”,而是史学家的一种话语建构,无“客观”的规律可循。所谓的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是“建构”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史学家的努力,从浩繁的史料中“发现”的。心理学史是史学家讲述的“文本”,而非历史现实本身。为什么“历史总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对一切另类的解释保持开放的态度”^[3]?如果历史是一种“客观实在”,那么争议最终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历史是一种建构,不同的史学家建构了不同的历史,所以心理学史才极端地富有争议,无法达到定论。

在传统的心理学史教科书中,冯特一直被描述为心理学的缔造者,其标志性的事件是 1879 年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此,心理学摆脱了哲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但这段历史究竟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建构”?实际上,自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心理学在欧洲大陆就已经开始崛起,德国的赫尔巴特在 19 世纪初期就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1875 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在哈佛大学就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比冯特早了 4 年。此外,冯特在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时,欧洲大陆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心理学,例如,英国高尔顿的个别差异心理学、奥地利的精神分析、法国的智力测量、俄国的条件反射研究等等。即使冯特本人也并非仅仅工作在实验室里,他在研究低级心理过程的实验心理学之外,又倡导了研究高级心理过程的民族心理学,而且冯特在建立了实

验室后,更多的时间都投入到民族心理学的建设,所以写出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巨著。这些事件都对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为什么仅仅冯特在建立实验室方面的努力得到承认,而在民族心理学领域和其他人的贡献相对受到了忽略呢?

究其根源,史学家的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这段时期的心理学发展史,心理学家大多依赖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的描述。波林写作这本书的背景是,心理学的应用领域发展迅速,心理咨询、工业心理、临床心理和管理心理等领域成为心理学的支柱领域,波林担心迅速发展的应用心理学会淹没势力单薄的实验心理学。另外,波林是铁钦纳的学生,而铁钦纳一贯主张“纯科学”的研究,反对机能心理学的实践应用倾向。波林出于师徒之情,维护老师的利益,站在应用心理学的对立面“建构”了科学心理学创立的历史。所以,科学心理学建立的历史是一种“建构”,而非一种客观的史实。

建构过程是通过语言完成的,因此,后现代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重视语言的作用,注意从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叙事形式来阐明心理学史的建构性质。承袭一般史学的研究传统,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的写作形式一直是一种叙事体。根据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史学的叙事体使得史学家在编纂历史时,为了史学故事的完整性和目的性,不断地对历史资料和数据进行有意的裁剪和挑选,选择其中适合自己的目的、有利于说明自己的观点的资料和数据,放弃、忽略甚至藏匿与自己的故事不一致的内容,以便让自己的叙事显得更完整、更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工作同文学创作没有二致,历史编纂学同样具有文学创作的想象和建构性质。

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这种想象和建构性质在冯特的描述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为了把他的老师铁钦纳描述成美国的科学心理学的权威,波林极力渲染铁钦纳心理学的“冯特色彩”。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模式等方面把铁钦纳描述成冯特在美国的忠实继承人。但是铁钦纳的基本教育来自英国,英国的经验主义对铁钦纳有深刻的影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要素论影响了铁钦纳,导致了铁钦纳的要素主义研究模式。冯特受到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尽快冯特试图寻找意识的组成成分,但是冯特更重视意识的整体,关心意识的成分怎样通过统觉和创造性综合组合成复杂的意识状态。但是波林却刻意地忽略冯特的整体倾向,从语言的描述方面,

力图把铁钦纳和冯特的理论观点一致起来,导致许多心理学家对冯特的误解。许多心理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因此而受到不少的批评。

后现代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坚持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认为心理现象是一种社会建构,并不是一种“精神实在”。这一观点对传统心理学历史编纂学赖以成立的假设本身提出了挑战。传统上,心理现象被视为实实在在的:物理学研究“物理实在”,心理学研究“精神实在”。但是社会建构论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话语的“精神实在”。所谓心理现象是建构出来的,“心灵仅仅存在于会话之中。”^[8]“社会建构论强调了历史性、情景依赖性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所有现象的社会语言构成特性。人的心理过程基本上是社会性的,是通过会话的公共实践而获得的。”^[2]从社会建构论的上述观点出发,后现代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强调“历史的写作不应该假定,心理学的术语,包括‘心理’本身指涉任何自然种类的事物。这一观点同所谓的常识是不一致的,而这种常识恰恰构成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和为数不少的经验倾向的史学家的基础假设。”^[7]

既然心理现象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就不要指望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化条件下的人们具有联贯一致的心理范畴、形式和概念。实际上,认知、情绪、记忆、思维、想象、人格和气质等心理学的概念只是西方文化条件下的话语建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人们对心理现象具有不同的建构。后现代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主要人物丹茨格曾经在印度尼西亚讲授西方的心理学,他发现在同一学校中还有其他的本土教师讲授心理学。于是试图在两个教学圈子之间开展对话。但是最终他遗憾地发现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两种心理学之间没有共同的话题,印度尼西亚本土的心理学同西方的心理学对心理现象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分类。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古代的心理学,则我国古代不是没有心理学,而是没有西方的心理学。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等古代思想家的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人贵论和七情六欲说就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珍贵的心理学说和心理分类。心理是社会建构的,心理的分类、心理范畴和概念同样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所以,那种假定心理现象具有跨时代、跨文化的稳定性,认为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就是要精确地记载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怎样面对同一形式的心理现象,从而总结心理学发展规律的历史研究模式,

是值得心理学史家深思的。

后现代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也挑战了专注于心理学“精英”的传统心理学史编纂学。它要求把原来被边缘化的人物、事件和流派包括进来,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心理学史编纂学”。这意味着,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不仅关注主流心理学,也要关注非主流的心理学;不仅把目光指向心理学的“伟人”,也要指向心理学的“平民”;不仅要探讨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也要探讨心理学在非西方国家的演进;不仅要包括女性心理学的贡献,也要引入女性主义的观点,反对“大男子主义”的心理学史。这些思想观点在新近出版的几本心理学史教科书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非主流的心理学、心理学的平民人物、女性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少数民族心理学的观点都开始得到心理学史家的关注。

3 后现代主义对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挑战的意义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对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的确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心理学史研究与写作出现了后现代转向。正如心理学家格里厄(Greer, S)指出的:“6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骚动逐渐侵蚀了‘客观史’的观念。纵观最近出版的心理学史方面的书籍,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在持续。现代的‘客观史’已经逐渐为一种更为后现代倾向的观点所取代。这种观点把历史理解为建构性的叙事,而这种建构性的叙事是特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产物。”^[9]

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给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提供一种现成的框架体系。它给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工作带来的是一种批评的眼光和质疑的态度,提供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多向度审视心理学历史的可能性。它对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挑战的积极意义在于:

首先,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使得心理学史家更明确地意识到历史知识的主观性问题。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强调客观方法和理性推理的作用,试图通过审慎地处理史料,“如实直书”,建立科学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确立心理学历史的发展规律。虽然早期的心理学史家也注意到历史研究中主观性的存在,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史学家本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对其研究的影响,相信通过史学家的努力,可以克服这种主观性的存在,以便建立一种“客观”的心理学历史编纂

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则使得心理学史家从释义学和语言学的角度看待历史知识的主观性问题。首先,从现代释义学的角度来看,历史文本的作者对于文本并没有绝对的权威。相反,读者在历史文本的阅读过程中,不是去把握作者的“本意”,而是把自己的信念和期待投射到历史文本中,其实质是一个追寻自我的过程。因此,历史研究中主观性不可避免。其次,历史首先是史学家对所谓“史实”的一种语言报告。在这种语言报告中,由于语言与语言所描绘的事实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历史事实永远为语言所掩盖,语言成为达到真相的障碍,因此,所谓的“史实”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性。况且在有关史实的报告中,搀杂着史学家对史实真实性的信念和他对史实的理解,所以,历史只能是建构的。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历史知识不同于实证的知识,历史知识具有时间的跨度,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有时,史学家不得不发挥想象和建构能力,对历史的空白点进行处理。同时,史料本身存在着不同的失真度。史学家在处理史料时的理解和选择都势必影响自己的判断。因此,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后现代主义对“客观史学”的挑战给了心理学史家一个重新审视心理学史的机会。有助于心理学史家对历史知识的定位。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也有助于心理学史家认识历史研究的价值问题,摆脱客观主义史学的“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观点。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在客观主义理想的指引下,追求“如实直书”,以为心理学史的研究可以摆脱价值观的束缚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是正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揭示的那样,任何历史都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任何历史的写作都是为某种利益服务的。心理学史家波林写作《实验心理学史》的表面动机是总结心理学的过去,让心理学的学生了解心理学产生的历程,但是其内在的动机是抵制蓬勃发展的应用心理学,延续构造主义在美国心理学中日渐衰落的影响。此外,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心理学家出版的心理学史教科书中看出这样一种倾向,即世界心理学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发展史中仅仅是美国心理学的陪衬。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美国出版的心理学史教科书中却难觅踪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皮亚杰不是美国心理学家,他的理论也不是在美国得到发展。皮亚杰贡献的记载无助于宣传美国文化的“优越”

和“先进”。所以,任何历史的写作都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体现的是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影响。心理学史的写作同样不可能逃避价值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坦言价值问题的存在,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再次,后现代主义对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挑战也促使心理学史家正视文化视角所造成的认识差异。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关注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心理学。心理学史家从“美国中心”的观点出发,记录和阐述主流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所写出的心理学史是心理学的“精英”史。这种版本的心理学史记载的更多的是西方心理学的事件、主流心理学的发展、白人心理学家的理论和男性中心的观念。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心理学的边缘群体、有色人种的心理学和女性的心理学受到忽略甚至贬抑。传统的西方心理学史家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以西方心理学的某些事件作为心理学历史时期划分的标志,并且用这种标志作为衡量其他文化条件下的心理学发展的标准。换言之,在一个去除文化因素的统一时空框架内,世界各地的心理学被区分为先后和高下。所以,在这种标准的衡量下,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都是“落后的”、“原始的”,不值得心理学史家的关注。但是,如果根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心理是建构的,不同的文化对心理现象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非西方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都有自己对心理的理解,用西方的标准衡量这些文化条件下的心理学显然是不公正的。

由于心理学的“精英”掌握了记录历史的权力,与“精英”的认知相悖的历史必然受到排斥。传统上,心理学的“精英”大多是白人和男性,所以心理学发展史是男性白人心理学家的历史。有色人种心理学家、女性心理学家的贡献从来得不到承认。安妮·阿纳斯塔西(Anne Anastasi, 1908 - 2001)是美国杰出的女性心理学家,曾经发表 150 多篇论文,出版了许多的著作,在心理测验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全美科学奖章,并被推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0],但是心理学史上对她的贡献却鲜有记载。我国近代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先生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曾经在行为主义阵营中独具特色,但是西方出版的心理学史却从来不予承认。究其原因,是西方心理学史家的文化偏见在起作用。面对这样的心理学历史,怎么能令人不感到不公,又怎么能不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精英史”挑战的积极意义呢?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在批判客

观史学的过程中走向了极端,把历史事实看成了纯粹的语言建构,历史研究因而成为没有客观标准的语言游戏,陷入了相对主义。从本质上讲,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然后是历史认识和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叙事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虽然由于语言的影响,历史叙事不能完全复制历史事实,但是历史叙事不可能离开历史事实而进行纯粹的语言建构。尽管心理学史家“建构”了科学心理学建立的标志,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被视为这一标志性成就的最主要代表,但是,冯特尝试使用实验生理学的方法去开拓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被心理学史家建构的只是冯特的努力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因此,“历史是建构的”这一命题只有在历史指涉的是历史叙事时才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有关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否认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则心理学史就失去了科学价值。因此,对于心理学史家来说,既不能因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也不能因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认历史叙事的建构性质。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促使心理学史家承认历史事实客观性的限度,以一种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历史叙事的建构性质,更加谨慎的使用“史料”,使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参 考 文 献

- 1 Elliot R M.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In: E G Boring (ed).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ranslated by Gao Juefu. Beijing: Commercial Publisher, 1991. i
- 2 Hibberd F. Unfold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Springer: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Inc, 2005. I ~ VIII
- 3 Brock A. Re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terview with Kurt Danziger. History of Psychology, 2006, 9(1): 1 ~ 16
- 4 Evans R. From historicism to postmodernism: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 and Theory, 2002, 41(1): 80
- 5 Danziger K.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Historical origi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 Krantz D. Reconsidering history of psychology's borders. History of Psychology, 2001, 4(2): 182 ~ 194
- 7 Smith R.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2005, 36(1): 55 ~ 94
- 8 Hosking D, Morley I.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 Social Psychology, 2004, 14(4): 318 ~ 331
- 9 Greer S. Nietzsch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Directions for a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ory and Psychology*, 1997, 7(2): 90
- 10 Schultz D.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Belmont: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2004

Historiography of Psychology: Challenges of Postmodernism

YE Hao-She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ing and chronicling of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rnist movement.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psychology (THP), in search of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dopts 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considers the natural science model as its paradigm. It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as a linear, one - dimensional, and accumulative process in which all nations and cultures dealt with the same subject of psychology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P claims that some drawbacks notwithstand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s a story of progress. In addition, THP chronicles the manner in which a "center" or a "mark" was set up as a criterion against which all people, schools of thought, events, and activitie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were classified as advanced or laggard and as central or marginal. In 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P, the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of psychology (PHP) regards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claiming that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was socially constructed by psychologists. According to postmodern historians, the narratives of history are not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ans. The processe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 deeply rooted in specific cultures of the time. Historiography of psychology is not concerned with natural objects but discursive ones. Categories such as motivation, intelligence, mind and personality refer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 entities, and not to "natural kinds". Postmodern claim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PHP will enable the historians of psychology to effectively recognize the subjectivity of knowledge embedded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t will also make psychologists aware of the values and ideologi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d enable them to approach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from the viewpoin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psychology, postmodernism,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